



嗜酒者

蔣遇圭短篇小說集

嗜酒者

31—33

1942—1944

版海上月十年四十三國民

者酒嗜 著圭遇蔣
集說小篇短

印翻准不・有所權版

書著學文人本紹介

集文散	小篇中 集說	集詩譯	小篇短 集說	集文散
不 忘 集	歸 來	花 宴	嗜 酒 者	落 葉
			刊 已	刊 已

司公限有登靈美

(印承所刷印舊柳)

五五六一一話電

號七一一路港香海上



目次

虞美人·····	一
畫家伊藤·····	二九
嗜酒者·····	四一
趕考·····	六三
年底·····	七三
綠旗·····	九一
掙扎·····	一一五
鑄劍·····	一三一

封皮 編排 著者

後記——一五一

虞美人

「奉天承運大宋太祖皇帝詔，封李煜爲違命候，授右牽牛衛大將軍！」

宣詔官那聲音特別響亮，金鸞殿堂高高的畫棟上都有了回響，兩旁立着的大臣，有幾個微微笑了笑，這笑更使得人難受，啊！這真是無上的恥辱，李後主想到當時的情景，就不由主的臉上熱起來，心也有點跳，然而這幾年，這情景却總是在頭腦裏浮出來，尤其宣詔官的響音，似乎時常在耳邊響着。

時光到了初秋，李後主那座冷落的賜第的院裏，已經長滿秋草了。

這夜月光分外明亮，窗櫺紙雪一樣的白，從左一扇半掩的窗縫漏進一條月光，靜靜的射在屋地上，如一條銀帶，李後主臥下不久，忽的又想起受封時候的情

景來臉一熱，一會心中就忙亂，翻了翻身，將又強自合上眼，牆外忽的，噹！噹！噹！的響了三下，原來三更了，這會已經幽了下去的蟋蟀，又「唧唧，唧唧」的叫起來，於是後主起來，穿好了衣服，輕輕踱出去，回頭看看另一張牀上的小周后，正擁着薄薄的紅綾被睡着，絲絲柔弱的呼吸，均勻地在這幽靜的屋裏響着，然而她的臉龐瘦得多了，暗淡的光綫裏，還能看得出那微黑的眼圈，近來小周后常是愁眉不展，臉上那裏還有昔日青春的光輝！

唉！李後主看了一會，就長長打了個咳聲，眼淚幾乎落下來，心想，這都是我害了你，這真怨我的無能，他再也不敢看了，便轉身推開了門。

屋外的月光，更加皎潔，欄杆的影子清清楚楚地印在地上，天上沒有一塊浮雲，月亮懸在灰藍的半空中，如冰球一般，然而這光明寂靜的月夜，更顯得這庭院荒涼冷落了。

初秋的夜晚，已經有些微涼，不時吹過一陣微風，牆角僅有的一棵老梧桐，沙沙作響，李後主站了一會，便走下台階，院裏的秋草湮沒膝際，他來回蕩了幾次，似乎有些感觸，來此未久的時候，房子本也是很華麗的，但過些年，人們也

漸漸把宅子的主人忘了，院中久已沒人來往，屋宇也破敗古老，院中花草，逐漸枯死，「唉！」李後主又打個咳聲，便踱了回來，在欄杆旁邊的自己的影子，和欄杆一樣兒長的，再看月亮，月亮升得更高，這時高高的院牆的黑影，已壓了半面荒草，這景況，使李後主的惆悵更加深了。

江南在這夜裏，也該同樣的看到這皎潔的月亮吧，秦淮河畔的故宮，也許瀰漫了桂花的香芬，但那些彫樑畫棟的美麗的宮殿，現在不知怎樣了，不知還能安然的存在不，那些可愛的嬪妃，恐怕早已星散，啊！美麗的故國，今生是不會再見到了！李後主簌簌地落下淚來，身上也有些涼，便用袍袖擦擦眼淚，走進書房去，桌上還零散地擲着幾張詩箋，許是小周后睡前看的，便拿起一頁，上面寫着：

簾外雨潺潺

春意闌珊

羅衾不耐五更寒

夢裏不知身是客

一晌貪歡

獨自莫凭欄

無限江山

別時容易見時難

落花流水春去也

天上人間

這還是暮春時一個雨天作的，一恍惚現在是初秋了，光陰真快，然而這日子何時過得完呢？後主又嘆息一陣，桌上還有紙箋，恰好門沒掩上，月光從門際射進來，照在箋上，後主就又提起筆在箋上寫了個題目「虞美人」，就寫：

春花秋月何時了

往事值多少

小樓昨夜又東風

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

彫欄玉砌應猶在

只是朱顏改

寫到這裏便又往外望望，院牆的黑影更是深了，梧桐微微顫動，予是一重無邊黑影襲上心來，便又提筆很快的寫了兩句：

問君還有幾多愁

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。

後主寫完就擲了筆，一種不能忍受的悲哀，他終于伏在桌上哭了起來，哭了一會，又把這首詞讀了兩遍，才無精打采的走回房去，淒涼地躺下，然後對小周后凝視了一會，許多陳舊的往事，就又湧上心來。

南唐盛的時候。

一個飛雪的日子。

整個金陵都彌漫在無涯的輕雪裏，鍾山連點影子也不見了，天上灰濛濛地，昭惠后坐在瑤光殿一角的梳粧台前，一壁往上梳着髻，一壁往外望，殿前花園裏

早都被雪蓋了一片白，就剩園正中幾棵芭蕉，葉子上還是光光地微微搖動着，她梳了一會，警兒已經很高了，忽然遠處有了腳步聲，她立刻停了停，但腳步聲又漸漸小了，于是她又向鏡裏照，隨手把台上一朵黃玫瑰花插在髮上，才慢慢站起來。

「娘娘！要換衣裳嗎？」看她站起了，身後一個小宮女就說。

「不要，等一會。」說着她就踱到門口去。

雪是越下越稀了，東天上已經有了朦朧的月影，瑤光殿裏除了簷上碎雪的聲音外，一些聲響都沒有，昭惠后靜靜地倚門立了許久，後主還是沒有影子，便輕輕嘆了一聲，才緩緩地又回到梳粧台前坐下。

「天這樣晚了，主上還要出去。」一個小宮女對另一個說。

「誰說不是。娘娘！要我們去請嗎？」

「不要，不要，恐怕快回來了。」她說着就立起來，又說：「給我換衣裳吧！」

昭惠后把髮倒堆到頭頂，梳着高高的髮髻，髻上插着一朵玫瑰花，再穿上腰

部瘦小的粉色羅裳，更顯得婀娜多姿了，在地上走了兩步，衣角自然的舞了起來，她自己看了看很滿意，隨叫宮女把園中掃好，琉璃燈先掛在簷上。

這時雪已經止住，月亮皎潔地掛在東天上，院裏的雪景被月光一照，更是無限潔白，昭惠后在燈下望着天上的月，一會遠處有了急促的脚步聲，又看着幾個燈籠漸漸走來了，李後主在前面匆忙地走着。

「愛卿！愛卿！真是對不起，叫你久等了。」

李後主看昭惠后獨自站在那裏，就三腳兩步地跑過來，一面說着，一面握住后的手，他忽然又注意到了她的晚粧，粉色纖纖的羅裳，高高的髮髻，一朵玫瑰襯着粉白的臉龐，亭亭地立在灰白的月光裏，啊！這真是仙子，美麗的仙子，人間那有這樣的美人！心裏立刻興奮起來，恨不得一口把她喫下去，就把臉俯在后的臉上，緊緊接個吻，然後一手攬着她的腰慢慢走下階去，兩個長長的影子在地上海移動。

「愛卿，這就是你自己想出來的衣裳嗎？」

是的。——她緩緩地答了一聲。

「唉唉，真是天才，這衣裳的樣子，和你自己想出來的髻一樣美麗，唉唉，真是天才。」後主說完忽又想起什麼似的：「愛卿！還有一件事，在你是光榮的，你知道嗎？人家都在模倣你這裝束了。」

說着他們已經走到芭蕉底下，兩條影子隱在長大的芭蕉影裏。

「主上！今夜不是要夜宴賞雪嗎？」

「哦！我倒忘了，喲！……」

「你不要叫了，我已經命他們擺宴了。」

「哦！」後主更加興奮了，他已經不知再說什麼好，這麼刻月光照在光滑的后的頰上，鬢邊的玫瑰花上，后是愈顯得撫媚。

「今夜我預備暢快的飲一次，我已經命他們準備歌舞了。」

「好，我也想這樣。」後主說完情不自禁地，又緊緊地把后的腰攬過來。

「可是，今晚你為什麼回來這樣晚？」她悻悻地問。

後主這才注意到她，一直心中是不愉快的，怪不得今晚一次也未笑，就趕忙解釋地說：

「還不是張御史和潘卿，在光政殿把我纏了好久。」

「是張憲和潘佑嗎？」

「是，正是。」後主答着又陪笑說：「他們真可笑，一個叫我停止宮中的娛樂，一個叫我練兵，他們就沒想到，我們已經依服於宋朝了的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后只怔怔地望着月亮。

「愛卿！你還記得，宋太祖出師荆湖，我們去犒賞過他們的軍士嗎？這幾年獻的貢物也漸漸增多，而且他們的使臣來了，我一向是換了紫袍的，這就算稱臣了，一些沒有反抗的表示，他怎麼還能伐我們呢？唉唉，這兩個人真可笑，我們依服了他，還練兵做什麼！」又說：「卿！你說對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依服了宋，不反抗了，他們自然不會伐我們了。」后說着就向瑤光殿前望望。

這時宴已經擺好了，兩排宮女都穿了舞衣，在月光下如許多嫦娥似的，後主就挽着昭惠后一步一步走去。

月亮到了中天，那光輝更加皎潔了，笙蕭悠揚地奏着，宮女翩翩地舞着，合

着周圍白愔愔的雪景，這光景真是夠使人飄飄欲仙，后今晚委實興奮，近來很少見的，和後主一杯杯的狂飲，兩頰上隱隱顯出兩朵微紅。

「主上，要我舞給你看嗎？」后睥睨着說。

「好，但是妳最好再做個新曲子。」後主一壁飲一壁笑着說。

「那麼——拿紙來吧！」

紙箋拿來，后把箋按在案上，想了一刻，嘴裏就吟起來，一面寫，一刻就寫完了，又拿過來先帝賜的燒槽琵琶坐着奏起來，音響異常悠揚飄渺，後主聽得入神了。

「還好嗎？」后笑着說。

「好！好極，真是開元天寶遺音。」後主說着就舉起杯子說：「來，祝妳成功！」

「這曲子叫什麼名字好呢？」后舉起杯子說。

「叫——邀醉舞破吧。」

「好！那麼我要舞了。」說完后就走下去舞了起來。

這一晚后舞了很久，直到酒力有些發作，才扶着後主回去。

第二天，後主去光政殿，時刻已經很晚，許多議事的臣，以為後主不會來了，便都走散，只剩徐弦和張汨在那裏，後主很高興地，從袖裏拿出一片紙箋說：

「徐愛卿！你看這是國后製的曲呢。」

「唔。」徐弦驚訝地雙手捧過去，和張汨看。

「唔，這真是開元天寶餘音。」張汨說。

「國后真是高才。」徐弦也說，就謹慎地遞回去，隔了一會又說：「主上，昨晚張御史又說了些什麼？」

後主看看這兩個人，皺着眉頭很不以為然地說：

「還不是叫我練兵，停止娛樂。」

「唔。」

「你們想，我們對宋表示稱了臣，還有什麼危險！還練兵做什麼……」

「是，是的，」徐弦點着頭，又看看張汨對後主說：「我們到底是文化之邦，知書達禮，更可慶幸的是主上高才，唉，宋，他們那有這樣文化，至於賦詩歌

舞，那更是文化之邦不能缺少的雅事了。」

「對，徐舍人的話很對，只把主上的詩詞拿出，也夠使宋拜服了，主上有的是仁慈，愛民如子，天是護佑的。」

「哼，二位賢卿是了解我的。」

後主有得意了。

到了三月，江南鶯飛草長，牽牛開了粉花，油菜花一片黃黃地，紫蝴蝶翩翩飛舞，宮裏又傳出笙蕭的聲音了。

後宮擺了豐盛的宴，地上敷了紅氈，宮女穿了彩色舞衣，當太陽升得三丈高，照射着溫和的光芒時，後主攜着后的手，坐在簾前，吃着金爐裏煮的肉，后彈着琵琶，於是樂官奏起樂，宮女就舞起來了，直到太陽斜西，宴會才終了，後主又是做了美麗的詩。

從此以後，後主有時就不去上朝了。

快樂的日子，飛般的過去。

暮秋，後宮裏滿罩了憂愁，昭惠后病了許久，而且愈見沉重了，後主歡樂慣